

2000 年以來的中國當代篆刻創作新傾向成因分析

An Analysis of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Trends in Post-2000 Contemporary Chinese seal cutting

洪 亮

HONG, LIANG

華文出版社編審

摘要

當代篆刻近 20 年來，“印從書出”的明清流派印風不再受到重視，而是直接師法古璽，同時，篆刻藝術史中屬於小眾的圓朱文印風和鳥蟲篆、漢玉印印風得到的蓬勃發展，匯成為當代篆刻藝術創作的主流。本文從時代變革與印人需求、篆刻藝術自身發展的需求、當代篆刻創作中應該引起重視的問題等方面進行分析，指出當代篆刻藝術空前繁榮，但也存在一些諸如傳統文化學養缺失，美術化、工藝化傾向嚴重等問題。同時指出，當代印人尋求篆刻藝術的獨立發展，提出“印從刀出”篆刻藝術發展方向。

【關鍵詞】 當代篆刻、傳統文化、印從書出、印從刀出、新傾向

一、前言

自從進入 21 世紀，18 年以來，當代篆刻之繁榮前所未有。它一方面表現在篆刻愛好者數量之多，另一方面表現在篆刻基本水準之普遍提高。但是，雖有成篆刻高原之勢，然難見高峰；雖時見佳構，然未成規模；尤為遺憾的是種種探索未成體系。

新世紀以來，當代篆刻呈現出與清末民國以來不同的發展方向。一般說來，篆刻藝術自元代王冕用花乳石刻印為開始，從此文人自篆自刻，開創了文人篆刻的歷史。明代文彭、何震高舉“印宗秦漢”的大旗，開明清流派之先河。明末朱簡提出“印從書出”，但只有到清中期鄧石如才得以在創作實踐中真正落實。從此，篆刻藝術在“印宗秦漢”“印從書出”的創作理念下發展起來。到清末民初，出現了趙之謙、吳讓之、徐三庚、吳昌碩、黃士陵等一座座篆刻藝術的高峰。當代篆刻沿著前人的足跡繼續前行，方介堪、錢君匋等大家的承前啟後，出現了韓天衡、王鏞、李剛田等一批篆刻大家。他們都是明清篆刻流派印風傳承者，並開創了新的流派，是當代書、印、文等兼修的成功者。他們的篆刻作品中透露出來氣息是以秦漢印為基礎，參入自身書法印化的痕跡。但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篆刻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傾向，“印從書出”的明清流派印風漸趨冷落，越來越多的篆刻創作直接師法古璽和以往在篆刻藝術中屬於小眾的圓朱文印、鳥蟲篆、漢玉印，這些印風蓬勃發展，並成為當代篆刻藝術創作的主流風格。

風格的轉變是歷史的必然，但造就這一轉變的原因卻是複雜的。下面是我對 18 年來當代篆刻藝術創作新傾向的分析，與同道們一起探討。

二、時代變革的外因與印人需求的內因

任何文學藝術都是時代的產物，篆刻藝術也不例外。當下這個時代正處在改革開放的大變革時代，經濟高速發展，人們迅速擺脫了以往物質的貧困，隨之而來的是對物質貧困的擺脫同時激發了人們的物欲。一方面，人們在追求物質的道

路上不斷超越，忘卻疲勞地奔波；另一方面，人們的精神生活的缺失，在喧囂的社會中，心態愈發浮躁起來。身處社會潮流之中的中青年印人們，無論出於適應時代，還是出於自身現實之需要，有意無意地調整著自己的篆刻創作審美取向。於是，“印宗秦漢”“印從書出”的金科玉律必然受到衝擊。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高鐵出現後，絕大多數人幾乎難以忍受以綠皮車的速度旅行。然而，人們在這喧囂的社會境界中，為了生存，為了適應時代需要，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不得不提高效率，加快工作、學習、生活的節奏……隨之而來的是心理壓力加大，精神滋養匱乏。其中，還有來自於西方藝術理論關於“創新”的、類似於“打雞血”的鼓噪與追求，即西方現代藝術思潮的影響。這些無不反映在當代中青年印人創作的篆刻作品之中。

人們常說，人人都需要身心健康。一般來講，保障身體健康主要是物質，其實，身體對物質的需要是有限的，而產生於心靈的物欲卻是無限大。那麼，心理健康的問題就出現了，一個身心健康的人，才會對物欲有所節制。因為，人不能總是生活在物質生活中，而更需要生活在精神生活中。當代印人在篆刻創作中沐浴著傳統文化的精神滋養，遠離喧囂，享受著刀石砥礪間精神的愉悅，這正是他們拿起刻刀的初心所在。新世紀以來的社會巨大變革造就了篆刻藝術創作的兩種審美取向：為了心靈的需要，釋放內心的壓力，取法古璽印大開大合形式的大寫意印風興起，以及為了追求內心的寧靜，極其工穩一路圓朱文、漢玉印印風成為時尚。

傳統的篆刻藝術，本來是一種高雅的精神愉樂需要。方寸之間，氣象萬千，令人心馳神往。古人的篆刻原本就是文人之間的雅玩，特別是書畫篆刻家和書畫愛好者之間的雅玩，不帶或少帶有功利性。而那些以刻印為生計的是街頭巷邊刻印的印工，他們所刻的是實用印章，與篆刻藝術是兩回事，因為篆刻創作是純藝術活動。21世紀以前，以篆刻藝術為生的印人寥若星辰，公開篆刻潤格的印人也不多。因為那個時代篆刻藝術是文人圈內的雅玩，圈子很小，缺乏當今這樣的社會商業環境。

如今，傳統意義上文人雅玩圈已經消失，當代篆刻藝術在社會各界人民大眾

中發展，不受年齡、職業、身份、文化程度等的影響。當代印人，在享受著篆刻創作所帶來快樂的同時，也承受社會物欲橫流的困擾。一波波的購房、換房熱，一陣陣的購車、換車風，基本生活日用品價格的上漲等等，這些都需要錢的支撐，生活壓力在不斷加大。2000 年以後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印人，無不受到現實社會環境的影響。他們熱愛篆刻藝術，其中一些印人以篆刻為生，即使不以篆刻為生的中青年印人，也開列潤格，以補充生活之用，來緩解生活上經濟的壓力。幾乎天天可以在微信群中看到，青年印人們微拍自己的篆刻作品。因為，社會中大部分人都喜歡工整、潔靜、秀美一路印風。於是乎，圓朱文、鳥蟲篆、漢玉印等工穩一路的印風快速地發展了起來。也有部分印人，不為時好所動，堅持自己的寫意印風，同樣贏得部分人群的審美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工穩印一路中的鳥蟲篆印在當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本來鳥蟲篆印在篆刻藝術創作中是小類，屬於孫過庭《書譜》中說的：“複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于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¹”鳥蟲篆之類無非是簡單描摹物象的外形特徵，或是祥瑞圖案，書法史或篆刻史並不把它作為規範來談論。在這種觀念籠罩下，明清“印從書出”的時代裡，鳥蟲篆印自然就發展不起來。當代，自方介堪等刻鳥蟲篆印之後，韓天衡、吳子健等競相效之。他們各自以巧麗、古雅深受世人稱道。吳子健所刻的鳥蟲篆印，在原有鳥蟲紋飾的基礎上，增加了古意瀰漫的青銅器紋飾，使鳥蟲篆印更為古雅可人。韓天衡則對鳥蟲篆印進行了創造性的發展。在刀法上，沖削結合，使鳥蟲篆點劃顯得爽利而富有流動感。這種大膽而奔放的刀法，使原本工藝性極強的鳥蟲篆印風注入寫意刀法的新鮮血液。字法和章法上大開大合，大塊留白，一變以往僅依點劃盤曲，均勻分割印面空間的做法，讓人讀之耳目一新，從而開創了鳥蟲篆印的新時代。近十幾年來，青年印人刻鳥蟲篆者日益增加。

三、篆刻藝術自身本體發展的需求

近 20 年來，特別是近 10 多年來，篆刻藝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中國藝術研

¹本人著《唐·孫過庭〈書譜〉解析與圖文互證》，中國書店出版，2018 年 1 月。第 110 頁。

究院中國篆刻藝術院成立至今，開創性地舉辦了一系列篆刻藝術創作與研究學術活動。諸如“金石永壽·中國第一屆壽山石篆刻藝術展”“大美篆刻·全國首屆走進生活中的篆刻藝術展覽”“入古出新·當代著名篆刻家印章臨創展”等等展覽以及學術研討會。從印材選用到展示方式等，都極大地推動了篆刻藝術的發展。還有，西泠印社和中國書協舉辦的篆刻藝術展，以及社會組織和地方印社舉辦各種篆刻活動，都在各個層面上一起促進了篆刻藝術的繁榮。

從篆刻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來看，它與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審美趣味的變化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當代快節奏的生活，以及要求自我獨立的意識，促使了當代篆刻藝術自身發展的需要與當代“印從刀出”觀念的建立。

明清印人建立起來的“印宗秦漢”“印從書出”篆刻觀念，一直以來都是篆刻藝術發展的主脈。清末趙之謙提出的“印外求印”，也是對這一主脈的豐富。篆刻藝術以秦漢印為基礎，以篆刻刀法表現書法筆法意趣為旨歸的發展道路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從篆刻藝術自身的發展需要來看，要成為一項獨立的藝術門類，必須要有獨立的藝術語言與獨立的審美意趣和品格才能成功。本人在上個世紀末撰寫的《論篆刻刀法的表意性——兼談當代篆刻表意刀法的兩大發展方向》一文中，總結當代篆刻創作成果，提出了當代篆刻創作，一方面延續著“印從書出”創作理念繼續向前發展，一方面探索著“印從刀出”的當代篆刻創作新理念。該文中談到：“印從刀出”，“這種表意刀法已不再以完全追求筆意為旨歸，而是以追求筆墨寫不出來的刀石韻味。在刻印過程中，充分展示石性，將人性中的自然性與石性交融在一起，充分展示刀法的自然之美來抒情達意。比如，王鏞的“世人那得知”，背線、向線均為沖刀刻成，特別是向線沖刻，印石沿著鋒刀的受力方向自然迸裂，充分展示刀石韻味，意境高古，氣息流暢。朱培爾的“亦莊亦禪”，沖刀直入，轉折分明，在痛快淋漓的刀石韻味和亦朱亦白的強烈視覺效果中，透發出真率之意。”文中還指出：“我們從篆刻史的角度來考察，儘管明清流派篆刻，特別是丁敬以細碎切刀法創立的浙派印風和齊白石側沖刀法印風中已顯出筆墨寫不出來的刀石韻味。然而，他們所持的刀法觀念仍然是‘印從書出’以刀代筆，以刀法追求書法意味為旨歸的。黃易在補丁敬的‘求是齋’印款中，明白地說：‘余謂古人鐵筆之妙，如今人寫字然……參與筆力……’當代印人在繼承傳

統刀法合理成分（精華）的同時，刀法觀念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印從刀出’觀念的建立，就是試圖從本質把篆刻與書法這兩門獨立的藝術門類區分開來。”余文進一步指出：“篆刻和書法都是依託於漢字的點、線之美進行創作，然而，本質區別就在於篆刻是‘刀在石上刻字的藝術’，以刀法表意來創作；書法是‘筆含墨在紙上寫字的藝術’，用筆法表意來創作。篆刻既是一門獨立的藝術，為何要通過刀法表現筆意這一轉換來進行抒情達意呢？不如用刀法直接發揮刀石韻味，進入抒情達意的創作。”²

需要指出的是，當代篆刻“印從刀出”的觀念建立，是時代快節奏社會生活與個性張揚需要的產物，並不排拆明清印人建立起來已成為正統的“印宗秦漢”“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的傳統理念，而是對這些理念的豐富與發展。

四、新傾向背後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毋庸置疑，當代篆刻創作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繁榮，不僅在數量上，並且在品質上，中青年印人的篆刻藝術水準普遍較高。但是，與老一輩印人，特別是民國以前的印人相比，差距是明顯的——那就是篆刻作品中文化內涵的欠缺。這不是某一位印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時期，整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所造成的。同時，這不僅僅是篆刻藝術方面的問題，所有以傳統文化為根基的學術、文學、藝術諸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反映在篆刻創作上，首先是篆刻作品展現出來的文化學養缺失，抄襲現象嚴重，有千人一面的傾向。

讀明清流派³篆刻作品，如同面對不同風骨的文人，一股“君子和而不同”的文化氣息迎面而來，即使是形式性風格極強的浙派印風，西泠八家，也是各具

² 本文獲全國第七屆書法篆刻展創作理論研討會一類論文，編入論文集，榮寶齋出版社出版，1999年；刊登在《中國書法》2002年12月，第12期。

³ 本文引用明清印論均出自《歷代印學論文選》韓天衡編輯，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1985年月9日第一版。

風采。同一流派中的各家，人人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獨特的氣質與品格，這就是文化學養的魅力所在。如今參觀全國篆刻藝術展覽，閱讀展覽作品集，出現了千人一面的現象。究其原因，除了印人們文化學養缺失，篆刻創作中普遍存在的是技術表演，缺乏文化學養支撐之外，還有模仿、抄襲現象的存在。20年前，我們看到內蒙古篆刻家朝洛蒙的篆刻作品，那種大開大合的章法，變形的篆法和爽利大膽的刀法匯成的草原篆刻雄風，簡直是古璽印的現代版，給人以全新的藝術感染力。20多年過去了，朝洛蒙的篆刻風格漸漸地走向了淳厚。而他20年前所開創的大寫意篆刻風格，對內蒙古地區，東北地區，乃至全國都有著一定的影響。這本來就是一件印壇喜事，是當代篆刻新流派的形成。但是，問題是同時期人的創作，風格相同或相似，他們之間既不是師承關係，也沒有說明借鑒了某人的字法、章法或刀法，這就成了模仿或抄襲，甚至是剽竊。因為20多年前我寫過朝洛蒙篆刻藝術的評論文章，對其篆刻作品有深刻的印象，而且當時也沒有發現有人模仿他的作品。如今，一些年青印人的模仿、抄襲，形成了一哄而上的流行印風，既沒有在這種印風某一點上深入，也沒有沿著一個脈絡拓展，缺乏體系性。

還有，青年印人孫長銘，刻苦努力，勤於思考，學習、研究古璽印時有心得，篆刻創作法古璽而時出新意，也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篆刻藝術面目。然而，與他同輩一些青年印人所刻古璽形式面目相似者也多，這種現象是創作中出現的類似，還是抄襲還有待辨別。當然，時間能證明一切，隨著青年印人們不斷學習，各自的學養不斷增加，獨立思考的意識不斷增強，在形式風格之外的文化氣質性風格自然就顯現出來，篆刻作品的面目自然也就拉開了距離。

當代篆刻創作中的另一個問題是美術化、工藝化傾向嚴重。

我們關注明清篆刻流派中的諸多代表作品，有一個共性，即篆刻作品中既有金石味，又有以刀代筆刻的力感。這一時期優秀的篆刻家，同時也是優秀的書法家，他們都是讀書人，皆有與自己篆刻字法相匹配的篆書字法。印人們不僅書印雙修，而且詩書畫印兼修。有的達到了四能、四通，甚至是四絕。如今，諸多青年印人，只熱衷於刻印，注重篆刻藝術中的技術，不注重文化學養的提高，不以

讀書為本，導致篆刻創作工穩印一路中的美術化、工藝化傾向嚴重。只追求好看，忽視了篆刻藝術自身的蘊含著文化性審美的特徵。

五、結語

當代篆刻創作風格是多元的、健康的。“印宗秦漢”的印學宗旨在當代應該理解為“印宗傳統”，因為這樣更加接近其本質。秦漢印中的寬博、正大氣象是我們民族文化輝煌之根；秦漢以上古璽印中的天真、自由之境是我們民族文化燦爛之源；而秦漢以下各時代的印製、印式是從我們民族文化根源中生髮出來的豐富多彩的支流，都是我們今天取之不盡的藝術資源。在“印從書出”創作理念下的明清篆刻流派作品，是篆刻藝術審美的自覺，並借鑒書法藝術成果的一次全新發展。“印從刀出”創作理念的提出是對當代篆刻藝術創造實際情況的理論新探索。從理論建設與創作實踐的角度來看，“印從書出”篆刻創作理念的提出是經過 300 多年來，印人們的集體實踐得以證明的一條篆刻藝術發展成功之路。“印從刀出”篆刻創作理念的提出，只有近 20 年時間，這一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創作理念是否能推動當代篆刻藝術的發展，還有待於廣大印人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鑒驗、豐富和完善。

當代篆刻藝術的發展勢頭是喜人的。只要我們中青年印人以老一輩印人為榜樣，注重讀書，不斷充實自身的文化學養，獨立思考，不斷深入傳統，借鑒明清流派創作的優秀成果，不斷出新，一定能迎來篆刻藝術的新高峰。